

人在风云变幻中 道通天地有形外

——忆冯友兰先生

□ 范 鹏

无缘之缘胜有缘

我与冯友兰先生结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哲学硕士学位，本来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却读了不少冯友兰先生的书，以至于不少学生甚至同行一直以为我是冯友兰的学生，或者至少是在北大哲学系进修过什么的。其实，我在《道通天地·冯友兰》后记中一开头就有过“老老实实的交代”：“我既不是冯友兰先生的弟子，也不是清华或北大的学生，按说与冯友兰先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只是冯友兰哲学的“好家”。我读了《三松堂自序》喜欢得不得了，就如饥似渴地拼命念完了《贞元六书》，何止是念完，简直就是从头到尾几乎手抄了一遍。

也是机缘到了，正当我成为冯友兰思想与人生的“痴迷者”之时，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结识了冯友兰的堂妹夫、著名学者张岱年，后来正是岱年先生给我引见并亲自领路，我第一次去了三松堂，拜见了冯友兰先生。而这并不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我当时已经接受了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撰写冯友兰传记的重任，这个《评传》是继《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和《中国近代哲学家评传》之后，由中央党校傅云龙教授主编的系列哲学家评传之一，让我这样一个尚不足30岁的愣头青操刀，我自己现在想起来仍然有点后怕。

可是冯友兰先生却十分愿意让我着手研究他的思想和人生。在撰写冯友兰传记过程中，张岱年先生也给我很大支持和激励，张先生不仅推荐我参加了1987年在北京昌平爱智山庄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学会夏季学术研讨会，而且亲自点名让我在研讨会上就

冯友兰哲学研究的心得发言，使我从石峻、任继愈、许全新等先生那里学到了不少研究冯友兰应该注意的方法。

“三史”“六书”追贞元

冯友兰既是哲学家又是哲学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央党校读硕时读他的哲学著作比读哲学史的著作读得多，他的哲学主要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期间创立的哲学体系叫新理学，新理学是相对程朱旧理学而言，我把它叫作新传统哲学的代表。新传统哲学包括比如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新道学、贺麟的新心学、梁漱溟的新孔学、张岱年的新气学等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哲学综合的时代，正好那个时期前后在西方是分析的时代，分析哲学非常时髦，但是中国哲学恰恰在那个时候由于引进了分析方法而成为一个综合的时代，综合创新出了一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东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李达、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冯友兰、贺麟、梁漱溟、杜国庠、赵纪彬等等，他们这些思想家也都是综合创新，不同程度、不同方面、不同元素组合的综合创新。

在这个时代里面的冯友兰，我把他叫作新传统哲学的代表。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四通八达的冯友兰》，说冯友兰既不能叫做新儒家，也不能叫新道家，叫新传统哲学最恰当，他是真正把古今中外都打通了。

可以说，在世界很多大学里面通行的中国哲学的简明读本和教材主要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小史》。他有“三史释今古”，有“六书纪贞元”，这是写在他墓碑上的一句挽联。最早的一本历史就是《中国哲学史》上、下册，陈寅恪、金岳霖对这本书评价都非常之高，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系统化、科学化的奠基之作。第二本书就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3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是《中国哲学小史》，这是用他在欧洲发表的12篇英文演讲编成的，现在翻译过来叫《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第三本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七大册。作为哲学史家，他是把中国哲学史真正打通，又完成了他自己说的几次哲学史观转换之后的两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哲学史。两大册《中国哲学史》的好处就是把以前的圣贤书解读成一种科学研究的东西。以前讲哲学史的书叫“学案”，里面圣贤的话都是用大字标出来的，著书只是解释，都是小字。冯友兰的书是倒过来的，引述史料是小字，自己说的话是大学，意思说他把那些圣贤作为研究对象

了，而不只是崇拜的对象，这是他的一大特点，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分析的方法则是另一个特点。小哲学史他写到抗战时期，他写了他的新理学，定位是抗战时期中国哲学的新开展。到他95岁去世之前，写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他写的《新理学》《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世训》《新知言》，六本书都冠之以“新”，《新理学》是他的哲学原理，叫最哲学的哲学，而《新原道》是讲中国哲学的精神的，他认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我曾经当面向冯友兰先生请教：我说既然有“中国哲学的精神”，相

应的也就应该有“西方哲学的精神”，进而还可能抽象出“哲学的精神”。那么，西方哲学的精神是什么呢？冯先生用他那浓重的南阳腔慢腾腾地说：“那、那个……问、问、题、题……我、我还、还没有搞清、清楚呢。”自己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从来都不贸然下结论，这是冯友兰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可传承的品格。《新事论》副标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是讲文化、社会、历史、现实问题的一本哲学著作，用现在的哲学标准来划分可能应该叫文化哲学。《新世训》是讲人生哲学的，副标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法论”，这本书主张人要尊理性、为无

为、励勤俭、极高明、道中庸、应帝王等等，讲的是功利境界中的人最常见生活方法。《新知言》是用世界哲学的视野，研究哲学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来说明新理学是最好方法指导下的最好的哲学。所以他的体系还是很完备的，都是为自己哲学作论证的。

仰望星空接着讲

我就是在中央党校当学生时，在15楼里面把这6本书全部读完的，且绝大部分都抄下来了，因为那时候的书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书，买不到新书，我又觉得思想挺好，基本上把那6本书都抄完了，一大本，十几万字，一两年的时间都在钻研。所以我说，我既不是北大的学生，也不是冯友兰的弟子，但我是冯友兰哲学的“好家”。“好家”就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本来我在中央党校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论文写的是《哲学本质论》，三年时间里面我用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冯友兰，读冯友兰的书，写了冯友兰的传记和一些文章，比如说《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基本架构》就是以冯友兰新理学为例，认为中国的人生哲学有人性论、人格论、人生论这三个层次等等。张岱年先生在中央党校讲了一次课，我有幸和一个叫作范学德的同学一起把张先生的讲课整理成一篇文章，在当时中央党校的《理论月刊》上发表了，所以跟张岱年先生结缘，张岱年先生又把我介绍给冯友兰先生，我去拜访了他。我曾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访问记，副标题就是三访冯友兰。

在我看来，冯友兰先生代表的是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说通俗点就是“人在风云变幻中”而“道通天地有形外”，把变幻的风云化为思想的营养。我自己也是一个年近60的人了，但大半辈子似乎一直在“访”冯友兰，在努力接着冯先生“往下讲”。



西南联大的学术气派

□ 雷 希



照片由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提供

人（李政道、杨振宁）。其实，西南联大的另一现象就是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与理工科一样拔尖，洋溢着中国气派。

（二）

先说说文学院的气象。据学校正史档案资料记载，西南联大文学院的组织及人才构成是：

院长：胡适（1938年1月20日聘，未到校）。冯友兰（1938年4月19日代，同年4月18日聘至西南联大，1946年7月31日结束）。其间，因冯先生回籍奔丧、学术休假等客观原因，1943年3月11日至8月12日，由杨振声先生代。汤用彤先生，1945年1月10日暂代。雷海宗先生，1946年5月29日暂代。

西南联大文学院，聚北大、清华、南开文学院一代文杰，姑且不论副教授、专任讲师、讲师、教员、助教（其中就有当时就是或后来成为学术大家的熊十力、任继愈、石峻、齐良骥、陈梦家、余冠英、卞之琳、阴法鲁、李广田、李赋宁等）。

中国文学系：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魏建功、杨振声、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唐兰、游国恩。

外国语文学系：叶公超、柳无忌、莫泽芹、陈福田、燕卜苏、黄国聪、潘家洵、吴宓、陈铨、吴达元、

钱钟书、杨叶治、傅恩龄、刘泽荣、朱光潜、吴可谈、陈嘉、冯承植、谢文通、李宝堂、林文铮、洪谦、赵诏熊、闻家驊、陈定民、温德（Robert-dewinter）、黄桐华、胡毅。

历史学系：刘崇鋈、雷海宗、姚从吾、毛准、郑天挺、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王信忠、邵循正、皮名举、向达、张荫麟、蔡维藩、噶邦福（JohnJanGapanovich）、吴晗。

哲学心理学系：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孙国华（心）、周先庚（心）、张荫麟（兼）、冯文潜、贺麟、郑昕、容肇祖、王维诚、陈康、敦福堂、王宪钧。

（三）

由上足见，西南联大文学院群星灿烂，他们虽个性不一，风格各异，却能“合而和之”，“优而异之”。文史哲大师们如此，西南联大政法商理工科大师亦如是，这里撷英咀华于万一：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叶企孙先生等精心栽培了李政道、杨振宁，而叶先生的弟子中有15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其弟子占2/3；著名地质学大师冯景兰先生乃冯友兰之弟，郝治纯女士更是顶起了新中国地质学的“半边天”；华罗庚的《堆垒

哲学的审美表达

□ 杨光祖

哲学和文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和复杂的。纵观文学史，很多的文学大师都是思想家，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曹雪芹、鲁迅。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独特的思想，他们的文学成就可能就不会那么卓越。这也是后人为什么不断地阅读他们著作的重要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性，他们高超的文学技巧，更是因为他们文字后面隐藏的巨大的思想力量。

这种思想与哲学家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当然主要是与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它更加感性，更加形象，更加生动，也更容易进入人心。如果一个读者没有一定的哲学修养，要真正进入这些文学大师的世界，恐怕也是极其艰难的。不要说这些现代作家，即便古代经典作家，也与哲学密不可分。比如王维、李白、苏轼等人，如果你对庄禅一无所知，那么你也永远无法体味他们的妙处。所谓妙处难与君说。

那么，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需不需要哲学修养呢？笔者认为，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首先需要的肯定是对文学的那种审美直觉，那种对文学史的谙熟，那种艺术判断力。但仅有此还不行，还必须有一定的哲学修养。哲学会给评论家一双慧眼，让他穿透文学文本，看到大师文字后面的东西。

那么，是不是哲学家从事文

学评论就一定很成功呢？也不见得。这里还需要他们具有优秀的文学感悟力。我们看冯友兰那一代的哲学家，大都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文学评论的力量来自于对文学文本的分析，这种分析既有文学性的分析，也有对文学文本的思想性的分析。所以，一个文学评论家的哲学素质，应该不是那种教条式的概念化的东西，用那种抽象的哲学术语从事文学评论，也是得不偿失的。真正的文学评论家应该是将哲学内化于自己的血液之中，化为自己的审美直觉，或俗话说，养就一双慧眼，用王国维的话说，“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

